

目摇录

摇摇书路导航 (员)

羊脂球 (员)

两个朋友[精读] (猿)

骑摇马 (源)

月摇色[精读] (缘)

我的叔叔于勒 (远)

绳摇子 (苑)

西蒙的爸爸 (苑)

一个诺曼底人[精读] (愿)

橄榄园 (怨)

堂倌 来一大杯! (员)

珠摇宝[精读] (员)

幸摇福[精读] (员)

菲菲小姐 (员)

野蛮大妈 (员)

勋章到手了! (员)

衣摇橱 (员)

小酒桶 (员)

项摇链[精读] (员)

摇摇俘摇虏	(晃 踟)
穷摇鬼	(踟 兀)
修软垫椅的女人	(踟 兀)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踟 兀)
皮埃罗	(踟 兀)
散摇步	(踟 兀)

编写说明

本书系《语文新课标·名著阅读书系》之《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分册。

从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全面再现原著风貌。共精选莫泊桑的二十四篇短篇小说，分精读和泛读两类。精读主要设置了：

导读摇优美而精炼的语言，切中题旨的问题，带你走进一个丰富多彩的小说世界。

旁注旁批摇重在帮助你在阅读中进一步理解词、句、段的深层含义，从而把握作品的基调与主旨，并了解作者的艺术风格。

注释摇主要是对正文中涉及到的一些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掌故等的解释，让同学们知道相关的知识、背景。

赏析摇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带领你对作品进行审美鉴赏，主要从作者的写作特色、作品的思想性、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赏析。

相关评介摇主要将历代文学大师和评论家对作者的写作特色、写作技巧等相关评价客观地收录在这里，让同学们走进作品之外的广阔空间。

思考题摇从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审美水平出发而设计，旨在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鉴赏能力。

书路导航

他曾经被称为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远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篇中短篇小说；他曾被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这如此耀眼的闪光，不仅令法国人惊叹不已，更为全世界所瞩目。他就是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为短篇小说三大师的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布局精巧，善于选用典型的细节和叙事抒情的手法。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为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能跻身于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大师的行列而不黯然失色，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才华所能做到的。这个令读者、批评界以及同时代作家为之倾倒的人物——莫泊桑，使我们不能不怀着浓厚的兴趣去探究他的个人特色及魅力所在。

莫泊桑于1859年11月13日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母亲是个文学爱好者，母亲的妹妹是诗人和作家，福楼拜是莫泊桑的文学指导教师。显然，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颇有关系。诺曼底是他童年时期的摇篮，这段生活经历和感受为他后来写农村生活作品积累了素材。他先后在意夫铎修道院、卢昂中学念过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他到军队中服务，参加了普法战争。军队生活使他认识到战争是怎么回事，侵略者蹂躏祖国人民的罪行，激起了他的愤慨，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增强，写出了一批与普法战争有关的优秀作品。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到巴黎寻找工作，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过小职员，了解到政府中的某些黑暗内幕，对官吏、职员的生活状况作了深刻的观察，为后来写成若干优秀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在他开始学习写作的这段时间，得到了福楼拜的培养与指导，福楼拜甚至亲自帮他修改初期创作的作品。1874年，莫泊桑的处女作《诗作》发表。同年，发表

了他的成名作《羊脂球》。在楼福拜的鼓励和影响下，他决定从小说创作方面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自1874年至1880年，莫泊桑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即《一生》（1874）、《漂亮朋友》（1875）、《温泉》（1876）、《皮埃尔和让》（1877）、《如死一般强》（1878）、《我们的心》（1879）。此外，他还创作了近400个中短篇小说、三部游记、一部诗集及数篇学术论文。

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泊桑应征入伍，担任文书和通讯工作。法国战败后，莫泊桑在大溃退时险些被俘。退伍之后，他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小职员生涯。然而就在他过着平淡而又似乎无所出路的生活时，结识了对他的文学生涯颇有帮助的福楼拜。他是莫泊桑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尚未进入文坛的莫泊桑得到了福楼拜的悉心指导，福楼拜不仅指导莫泊桑如何遣词造句，而且还锻炼了他观察生活的能力。福楼拜是莫泊桑的文学导师，还把莫泊桑介绍给当时第一流的作家，如左拉、屠格涅夫、龚古尔等。有六个作家，经常在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这些作家以自然主义为标榜，被称为“梅塘集团”，莫泊桑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受到了自然主义观点的影响，却宣称不信奉自然主义。

1880年夏天的晚上，这六个作家相聚在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他们计划各写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并出版一个集子，以《梅塘之夜》命名。左拉的《磨坊之役》就是其中的出色之作，然而在这六篇中最好的小说却是六人中最无名的莫泊桑所写的《羊脂球》。这篇小说一发表，莫泊桑几乎一举成名。这样一来，他就摆脱了公职，专门从事创作，也为报刊撰写评论，然而疾病也一直使他受到困扰。家族遗传的精神病史没有放过这位文学天才，他一生都在经受这种精神错乱的折磨。同时，他那小职员的无聊生活以及父亲遗传给他的放荡习气导致他染病，而用药不当更加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后期的作品日渐悲观，这很难说与他的健康状况毫无联系，这种身心双方面的巨大痛苦一直延续到1880年莫泊桑辞世。贵族出身的他长期生活在中下层社会，对于阶级差异及两性关系的矛盾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尤其是用精炼的语言

描绘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在戏谑中流露出人性的可悲与可爱。这或许得力于他的成长背景，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那出众的才华，将个人的经历与人生观，谱成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样、主题鲜明深刻、情节紧凑完整。普法战争的溃败、上流社会的堕落、官僚机构的腐败、酒馆妓院里的喧闹、农民及小生产者的辛酸等等在其笔下皆有形象而生动的描绘；贵族、官僚、商人、公务员、农民、流浪汉、乞丐、妓女等各阶层人物皆是其笔下的主人公；巴黎的闹市、外省的偏远乡村皆是其笔力所及之处。有评论家指出，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取材方面，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显然超过了他的前辈梅里美和同时代的都德。

莫泊桑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事件最有资格的叙述者。他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是那么的丰富，感受是那么的深切，因此，普法战争的题材是他毕生钟爱的题材。他是同时代作家中对这场战争描绘得最多的法国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著名的代表作有《羊脂球》、《野蛮大妈》、《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两个朋友》等等，莫泊桑在他的作品中歌颂了普通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鞭挞了那些怯懦自私、丧失民族尊严的贵族资产阶级人物。这些所谓的上等阶层人物不仅远远比不上野蛮大妈等农民，甚至连妓女也不如。他们的卑鄙与自私是造成法国民族灾难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一方面，莫泊桑在《羊脂球》里表现得非常生动。

《羊脂球》是莫泊桑最为后世传诵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是小说集《梅塘之夜》中最优秀的一篇。故事发生在普法战争爆发的那年，也就是1870年的冬天。法军败退后，普鲁士军队进入了鲁昂城。在前往处在法军控制下的勒阿弗尔港的一辆马车上，有十名旅客，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其中有三对上层阶层的夫妇，分别是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和他的妻子，纺织厂厂主和省议会议员卡雷·拉玛东先生和他的太太，贵族地主布雷维尔伯爵和他的夫人，除这三对有产者之外，还有两个修女和一个别号称“民主党人”的家伙，以及一个身体过胖，外号“羊脂球”的妓女。这十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社会，莫泊桑通过他们在马车上和多特旅馆的表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品德精神面貌。

在这辆并不宽敞的马车中，普法战争的阴影得到了高度浓缩的展

现。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上流社会的无耻、自私，资本主义宗教的虚伪、冷酷皆有深刻的描绘。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为人所不齿的妓女，却有着那些所谓正人君子、贵族、高官所不具有的爱国精神及牺牲精神，虽然身为妓女却放射出圣女贞德般的神圣光芒。

战争是残酷的，并不会优待或偏袒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普法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得大批普鲁士士兵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莫泊桑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描绘了普鲁士士兵的厌战情绪，对他们被迫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深表同情。

战争结束后，莫泊桑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供职长达十年之久。十年的小职员生活使他熟悉这个阶层的一切，熟谙小职员们的生活状况、生存条件、思想感情及精神状态。莫泊桑一面用同情的笔调描绘他们生活的艰辛，一面毫不留情揭露他们爱慕虚荣的劣根性。这些爱慕虚荣的人们最终自食其果，沦为金钱的奴隶。

《珠宝》是一篇讽刺性很强的小说。作品从不同侧面把夫妻俩为追求金钱和珠宝而堕落的丑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郎丹太太是外省税务局长的女儿，郎丹先生是内政部的一个主任科员。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可郎丹太太却用巧妙的经济手腕治家，使他俩像是在奢华里生活。郎丹太太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戴着各式各样的假珠宝去看戏。然而好景不长，郎丹太太在一个冬日里死去了。穷困潦倒的郎丹先生只得出售妻子留下来的假珠宝。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珠宝全都是真的。原来，这些珠宝是郎丹太太生前靠出卖灵魂和肉体换来的。真相大白后，郎丹先生一点不为妻子的行为感到羞耻，而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笔遗产，重新过上了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支配着一切，即使夫妻关系也不例外。为了追求金钱，一切美好的、纯洁的、善良的东西都遭到了毁灭。

《骑马》是另一篇嘲讽没落贵族的虚荣心，揭露市井无赖的骗术的小说。没落贵族格里勃兰过着贫寒的艰苦生活，却念念不忘其阶级偏见。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身份，再现一下昔日的光彩，他安排了一次远足旅行。他让妻子和孩子坐在美式小马车里，自己则骑着高头大马跟在车后。谁曾想这个自称是骑马能手的格里勃兰根本驾驭不了他的马，致使撞倒了一个老妇人。狡猾的老妇人声称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怜的格里





勃兰不仅没能出上风头，反而被迫承担起赡养老妇人终身的责任。通过一个虚荣心十足又要摆贵族派头的小职员被一个市井无赖所捉弄这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莫泊桑从一个侧面鞭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

同样是虚荣心作祟，《项链》中罗瓦赛尔夫妇为了一夜风光付出了十年的艰辛劳动。掩卷而思，这一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莫泊桑的第三类小说题材是描写穷苦人民悲惨命运和赞颂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在此类小说里，莫泊桑描写了劳苦人民的不幸和痛苦，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代表作品有《穷鬼》、《西蒙的爸爸》等等。在《画鬼》这篇小说里，莫泊桑以震撼心灵的艺术力量描写了一个失去双腿的残废人由于长期乞讨遭到邻里的怨恨，他乞讨不到任何东西，两天多没有吃过饭，已经完全没有人再施舍给他了，终于因打死盖老板的一只鸡而被人打得半死，还被宪兵关进监狱。当第二天要提他过堂审问时，他已经死在地上了。在《西蒙的爸爸》里，铁匠菲力普没有任何偏见，自愿与一个生了私生子的姑娘结婚。他自己还为成为一个受欺侮的孤苦儿童的保护人而高兴、自豪，并且工人同伴们也一同赞成。这种人与人之间纯洁而又高尚的关系让人不得不感动。在这些小说里，莫泊桑赞颂了普通人民的优秀品质，普通人的善良、正直和富有同情心，与资产阶级的冷酷、自私自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莫泊桑之前的大多数作家主要以巴黎的都市生活为描写对象，莫泊桑的作品有力地改变了这一倾向，把诺曼底地区城镇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带进了法国文学，为读者细致地描绘出这个滨海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情世态及风俗习惯。如《瞎子》、《真实的故事》、《皮埃罗》、《一次政变》、《绳子》、《老人》、《穷鬼》、《图瓦》、《小酒桶》等等。

《月光》虽是一篇向宗教迷信、唯心主义挑战的小说，但其对月光下的景物描写却是那么的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到外面去，他拉开了门；但是走到檐前便停住了脚步，看见了那片几乎从没有见过的月色清辉，他竟因此吃惊了。

因为他生来就有一种激动的聪明，一种为教会里的古代圣哲们——梦想派的诗人——所应有的聪明，这时候，他忽然觉得这片空明夜色的壮丽的美景，教自己分心了，教自己受感动了。

在他这个被清辉浸透的小园子里，成行的果树，在小径上映出它们那些刚刚长着绿叶子的枝杈的纤弱影子；那丛攀到他住宅墙上的肥大的金银花藤，吐出一阵阵的美妙甘芳的清气，使一种香透了的情感在这温和明朗的夜色里飘浮。

他深深地呼吸着，如同醉汉饮酒一般吸着空气，并且从容地信步往前走去，心旷神怡，几乎忘了他的外甥女儿。

一经走到了田地里，他便停住脚步去玩赏那一整幅被这种具有爱抚意味的清光所淹没的平原，被这明空夜色的柔和情趣所浸润的平原。成群的蟾蜍不住地向空中放出它们的短促而有金属性的音调，远处的夜莺吐出它们那阵使人茫然梦想的串珠般的音乐，吐出它们那阵因月色的诱惑力而起的清脆颤动使人渴望搂抱的音乐。

长老这时候又开始走动了，心里失掉了勇气，但是却不知其所以然。他觉得自己陡然衰弱了；竟想坐下来，竟想留在那里不动，竟想从上帝的作品里去认识去赞美上帝。

远处，一大行白杨树随着小溪的波折向前蜿蜒地伸长着。一层薄雾，一层被月光穿过的，被月光染上银色并且使之发光的白色水蒸气在河岸上和周围浮着不动，用一层轻而透明的棉絮样的东西盖住了溪水的回流。

6 摇教士又停住自己的脚步了，被一阵温柔感想，一阵越来越扩大而且无法抵抗的温柔感想彻底打入了心灵。”

三

莫泊桑认为：“如果昨日的小说家是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今天的小说家则是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所以他听任他的人物目光浅短、举止平庸，从里到外毫无出众之处，即使其中某些人完成了哪件英雄壮举，那也多半来自他们淳朴的天性，乃至是非常原始的本能，却不是由于具备何等的英雄气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这个成为莫泊桑创作的特殊领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无穷新意。缺少了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十九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就不够完整，特别是无法充分反映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特征。



虽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相当有成就，然而使他在十九世纪文坛上大放异彩的却还是短篇小说——那些多以凡人小事为题材的作品。过去，这种文学体裁在法国不十分受人重视，直到莫泊桑的作品问世，短篇小说才充分施展其魅力，显示出巨大的容量，承担起描绘社会风貌的重任。莫泊桑的作品像一帧帧小巧的素描，表面上似乎彼此毫无联系，组合起来却成为了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写真。

莫泊桑擅长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揭示出它的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我的茹尔叔》将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集中在某个星期天的一次短途散步中，让世界的黑暗阴影投射到轮船上，当茹尔突然在轮船上出现，各种人物就纷纷出来亮相。这个情节将沉醉于美妙的幻想中的人物，一下子拉到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海港》通过同胞兄妹在妓院相遇的情节，显出了人世间的可怕与可恨。《遗产》围绕遗产承袭权问题，抓住金钱、财产这个要害，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将资产阶级在精神上、道德上的堕落，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

《勋章到手了》首先抓住勋章象征荣誉这个特征，通过罗士兰设法调开主人公，然后主人公得到了勋章，罗士兰也得到了主人公的老婆（通奸）等情节，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肮脏交易。由此可见，当时达官贵人胸前挂着的各色勋章是怎样得来的，它们到底象征什么，不是很引人深思吗？



作者善于在故事的开端，中间或结尾，运用巧合、奇遇，出人意外的情节来达到加强艺术效果和深化主题的目的。《项链》采用“倒置破题”手法来安排情节。玛蒂尔德向女友借来的项链本来是赝品，但物主借出时并不声明，借者归还真项链时物主也不打开看。从项链的借、失、还，直到失主还清债务，整整十年时间，借者一直不知道借的项链是假的，物主也一直不知道还的项链是真的，双方都蒙在鼓里。直到小说将要结束时，作者才点破，使事情的真相大白，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莫泊桑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中情节高度集中，人物呼之欲出，同时寄寓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当中对照艺术的运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羊脂球》中，多处对照令鸟先生一千人等虚伪、自私的丑态

及羊脂球富于同情心、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表现得格外分明。首先是上流社会与下层人民的身份的对照；其次鸟先生之流上车时对羊脂球的蔑视与饥饿时对羊脂球的亲热态度的对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意义最为深刻的是羊脂球为了他们的利益做出牺牲后，他们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对照。通过这些对照，寥寥数语胜过长篇大论，激烈的矛盾冲突，生动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中的语言大师之一。他摒弃华丽的辞藻，使用最规范的语言，追求“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他的文学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像一池透明的清水。他的语言不仅简洁、明快，而且可以让读者很快就能牢牢记住被描写人物的声音笑貌、神态语气、性格特征。如《绳子》对农村集市场面的生动描写中有这么一段：“乡下人考查那些出卖的母牛，疑惑不定的去了又回来，始终害怕上当，永远不敢下个决心，却反而窥探卖主的眼色，无止境地搜索人的诡诈和牲口的毛病。”对农民的心理和神态表现得多么逼真，使读者如临其境。

在《乞丐》中，主人公（乞丐）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性格，完全是通过他的行动和侧面烘托来加以刻画的。

从描写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中体现出时代风貌、社会形势，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基本特点。莫泊桑不像巴尔扎克、左拉那样明白宣称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从整体到部分），而是以另一种态度对待生活，声明要“反映微不足道的现实”（从部分到整体），这也是他那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在他的创作中占着优势的原因。他在二百六十多个短篇小说里所描写的环境和塑造的典型形象，几乎触及工人、农民、乞丐、小职员、选民、小市民、小业主、妓女、流浪汉、教师、学者、新闻记者、神甫、退伍军人以及没落贵族、新兴资本家、议员、官吏、普通士兵等所有的形象。

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惊天动地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论小说》），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他的途径一般不是由他自己来作详尽的心理分析，也不是钻进人物的内心进行心理描述，而是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境况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情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



其内在心理与真实性格。他描写人物性格极为出色的一系列名篇如《一个诺曼底人》、《皮埃罗》、《羊脂球》等，都莫不具有这种特点。在莫泊桑的短篇里，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平凡的、有英雄行为的人物，如米隆老爹、索瓦热老婆婆、莫里索先生与商索瓦先生、农妇贝蒂娜等；另外，还有一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如《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菲列普、《幸福》中为了爱情抛弃荣华富贵的苏姗娜等。在对这些正面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从不给他们加上神圣的光圈，从不赋予他们格外高大的身材、格外堂皇的形貌，而力图把他们描绘得像普通人一样平凡自然，有时还让他们在形貌上比一般人更不起眼，甚至更丑陋，也并不回避指出这些人物身上的可笑之处与缺点过错，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人既像普通的人、又是并不多见、难能可贵的普通人，既像平凡的人，又是有着非凡特点的平凡人。莫泊桑短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现实主义艺术，总起来说，就是人物形象的自然化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这两个特点使他不是与过去的小说艺术，而是与他之后的现代小说的写实艺术联系了起来。

莫泊桑艺术描写的逼真自然与他作品中形象的鲜明，首先来自他观察的广泛、深刻与独具见地。他在长期的学习过程里，从老师福楼拜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聚精会神地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见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与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不大相同的特点的时候”（《论小说》）。莫泊桑把这称之为“作家获得独创性的方法”。正因为莫泊桑所认定的独创性，“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且他在福楼拜的指导下长期进行了这种锻炼与实践，培养了他以“一种为自己所特有而又是从他深刻慎重的观察中综合得出来的方式来观察宇宙万物、事件和人”的才能，所以，在他的短篇中，不论现实题材、形象图景、生活场面还是人物性格，都莫不别开生面、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绝不雷同，更不落于俗套或陷于程式化，总之，如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是“充满个性的人世假象”。

在表现形式上，莫泊桑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

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是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断，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众多人物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还有根本没有人物的；在描述的时序上，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有目前与过去两重时间的交叉；在描述的角度上，有客观描述的，也有主观描述的，有时描述者与事件保持了时空的距离，有时描述者则又是事件的参加者，有时描述者有明确的身份，有时则又身份不明。在莫泊桑的短篇里，描述方法的多样化与富于变化，无疑是他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所不具有的，他大大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描述方式，提高了叙述艺术的水平，为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如果说莫泊桑在技法上是不拘成法、绝对自由的话，那么，他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面前，却是一个忠实的服从者。他深知短篇小说创作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为此，他服从艺术规律而力求他的短篇以小见大，以一当十。要达到这个艺术境界，除了题材、图景与人物的典型化外，最重要的就是艺术上的锤炼，这正是莫泊桑长期在福楼拜指导下刻苦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福

楼拜曾向他提出过这样严格的要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莫泊桑终于掌握了这种高超的技艺，使他的短篇成为了以小见大、言简意赅、高度精炼的艺术典范。在他的小说里，以短小的篇幅、少量的文字，完整地、准确地、鲜明地表现一种现实、一个事件、一种性格、一种状态的范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莫泊桑不是哲人，也不是历史学家，他缺乏巴尔扎克那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也不具备斯丹达的政治敏感，更不像他的老师福楼拜的缜密细腻，也不如左拉的视野宽广。可他却有一种非凡的捕捉生活的本领，善于在一般人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中，发掘出带有本质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内容，使得其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坛具有示范性。



羊脂球

导读

摇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用审判台作过比喻：“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或者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这个比喻是针对启蒙运动时伟大思想家对观念变革的态度的。同样，在莫泊桑无情的解剖刀下，《羊脂球》里也有一个庄严的审判台，审判着人物，也审判着读者的灵魂。

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



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①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②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钎或厨下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摇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摇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枪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糊糊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③的喊口令声；同时在看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



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葛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④。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

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被一刀砍死的，有被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上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摇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

